



潍坊晚报

大儒名宦刘鸿翱

著书为文  
独抒性灵

因户部尚书姚文田为刘鸿翱乡试时的座师，因此欣然应邀为《绿野斋文集》作序，载入《潍县志稿》。刘鸿翱族弟刘无名是潍县名医，刘鸿翱为其作小传，对于刘无名名气的起落，写道：“名者，物之贼也。”《绿野斋文集》中收录了一篇描写放诞无稽的市井之民的文章，讽世议论，是一篇妙作，被附载于地方志书中。

氣運之也故亟為序之如此抑又思古之能文章者如昌黎廬陵眉山其居官類皆有善政可紀蓋由其平昔論說皆可施用而非徒託諸空言也次白其勉之哉

歸安秋農姚文田課

性之所近而濟之以學識又能以己之真氣充貫乎其中則不事規倣而自能不悛而及於古今之論者乃必執一格以衡人曰如是則為史遷如是則為韓愈是欲強我之面目以就他人之面目亦未免於失之固矣門人劉次白舍人攻古文有年既肆力於唐宋諸家而又博取近代之稱能文者一一涉其藩籬而考定其得失其用力也勤其持論也當其文簡勁峭直大約於蘇明允王半山二家為近道光丙戌四月以外選得江蘇太湖同知將之任因哀其集若干篇來問序於予余喜其動合自然而又能以真

序  
雲滄然起於膚寸之間須臾而冒林木被山谷飛走飄揚詭譎萬狀及其聚而之散則忽不知其所之而已六合為之清明風瀏然起於青蘋之際須臾而漾漣漪激沙石演迤恣肆亦詭譎萬狀及其動而之靜則忽不知其所止而已千頃為之一碧雲水天地至文也然作止皆出自自然故能有以窮天下之變而無有方體文之為道亦猶是矣六籍為往聖經世之書不可以文言之也自左國而下則皆文矣百家騁起爭奇鬪勝要其面目未嘗一同學者各得其

姚文田为《绿野斋文集》作序。（资料图片）

赴任前携文稿求序  
姚文田阅后大加赞赏

由于深厚的儒家经典涵泳，刘鸿翱成为一代文章高手，卓然独立，辟易千人。首先慧眼识珠的是朝廷大员姚文田。姚文田，字秋农，号梅漪，浙江归安人。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皇帝出巡天津，其以举人应召试，获得第一名，嘉庆四年（1799），以第一甲第一名考取状元。此后一路青云直上，官至从一品户部尚书。道光六年（1826），刘鸿翱外任太湖同知，赴任之前，携带《绿野斋文集》文稿拜谒这位尚书大人，请其作序。同知区区五品，是难以上攀朝廷中枢大员的。但事出有因，嘉庆十四年（1809），刘鸿翱兄弟一同考中举人时，姚文田任正考官，典试山东乡试，为刘之“座师”，刘为其“门人”。在封建科举制度下，是极重视这种师生之谊的。姚文田阅后，大加赞赏，“亟为序之”：“其用力也勤，其持论也当。其文简劲峭直，大约于苏明允、王半山二家为近。”称许刘鸿翱文章，直追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苏洵和王安石。这就是后来载于《潍县志稿》的《归安姚文田绿野斋文集序》。

刘鸿翱提台澎学政，与知府熊一本等共同倡修台南夫子庙，并亲撰碑记，写下《台湾府学重修夫子庙并祭器乐器记》，至高潮处，文思难收，疾书直下：

今观于海，汤汤江淮，河汉万里，朝宗穆然于圣人之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如尹夷惠具四时之气，聆大成之铿锵和平，知尹夷惠具四时之气。特乐之小乘，圣人之元气周流备始终，条理与天地浑合同化。轩辕化虚圆、洞庭野乐成而蛟龙舞，犹

未足以拟我夫子也！

天地旋转，洞庭大响舞动蛟龙，也不足以比拟歌颂孔夫子大成之乐。这一段佶屈聱牙的文字，在古人那里却是朗朗上口。读来如骏马无缰，浪滔击岸，袭入胸臆。古典文论中素有“韩潮苏海”之说，仔细玩味，大有唐代古文大家韩愈沛然直下、江河泻海文势之气，不仅仅是脱胎于苏洵、王安石而来。

劝告名医族弟  
名者物之贼也

刘无名，潍县名医。取宋代诗人陆游“自惭不及东邻叟，至死无人识姓名”句意，取名“无名”，刘鸿翱族弟。少时家贫，自学成医，精通医理，瘟疫流行年头，求医者络绎不绝，日夜无片刻闲暇。刘鸿翱任云南布政使时，用刘无名成方治疗瘴疾，治愈数千人之多。

因刘无名药饵中不用人参等贵重之药，富贵之家多不信任，其我行我素，誓不入富贵人家门槛，由此名望渐落。刘鸿翱劝告：贫贱者以才艺傲人，与富贵者以权势傲人如出一轍，同样不可取。这位族弟一改前行，声望再度鹊起。名声在外后，难免誉议是非，信口妄言，且不乏自诩，自谓得神仙之术。刘鸿翱为其作小传，隐隐指出：“夫木以华自耗，火以焰自灭，金以锋自缺，石以坚自崩，水以涨自溢。”“名者，物之贼也。”

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尊俎折冲，往复折辩。令人想起古文大家苏轼在其名著《赤壁赋》中对水月而发的感慨：“客亦知夫水与月乎？以其不变而观之，卒莫消长也；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一瞬。”刘鸿翱此文，与苏轼文风相似。

在刘鸿翱那里，为文修养是多方面的，其在《黄叶老人自序》中曾写道，作制艺八股文，“初犹趋时，后乃变而取法乎上”。唐宋古文八大家文章皆有熟读，“如置身华岳之顶望海，若之墟下视群岩，罗列杂沓奇新。万水奔流，汹涌澎湃，隐有拱尊

朝宗之势”。

描写放诞市井之民  
奇人堪比郭橐驼

在刘鸿翱林林总总的《绿野斋文集》中，有一篇珍稀之作，附载于地方志书中，节录如下，“珍文”共欣赏。

“余邑陈锡畴先生，无字号，锡畴其名也。喜放诞，言多无稽。精青鸟术，吉如操券，违之则不利。家亦奇贫，富室多谢以巨金，笑弗受。人以其喜放诞也，疑为妄人。以其精青鸟也，疑为奇人。以其贫而却巨金也，骇怪不知为何如人。吾邑去即墨三百里，山有大小崂，迤迤延袤到海隅，古谚云：泰山虽云高，不及东海崂。世传多仙人往来其间。先生欣然往，寄居上青宫岁余，忽归自谪遇仙得道。嘉庆己未冬，天微曙，余以事访先生于家。破扉半闭，风寒甚，雪下三寸余。先生和衣卧风雪中，热气蒸蒸上，鼻鸣雷。余大惊推之起。后闻常如是，今年七十余矣。”“先生多异迹，或终日不濯面，或终岁不栉发须连两耳，眉宇间象山瘤。中年嗜酒，四方永相地者盈门，必积善之家乃应，应则受谢以酒。”“其往来二崂遇仙与否未可知，然养生必有异。”

所谓“珍文”，放诞无稽的市井之民进入《绿野斋文集》，当属绝无仅有。引民间谚语入文，在孜孜固执于八股文的腐儒那里，是“壮夫不为”的。然而，人情练达即文章，文句“以其贫而却巨金也，骇怪不知为何如人”，讽世议论，突峰而起，成就了这样一篇妙作。如果要苛刻地追根溯源，大概是大家柳宗元笔下《种树郭橐驼传》了。与柳文极相似的平实风格，又脱出了苏轼奇崛不群文风的窠臼。

同样，诚如姚文田所论，“各得其性之所近而济之学识，又能以己之真气充乎其中”。秉世事之卓见，秉心源之灵气，不事规仿，独抒性灵，成就了刘鸿翱的文章天成。